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濤

義門讀書記卷十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高帝紀寛仁愛人意豁如也　寛仁愛人起自布衣代秦之本故首著之

令諸大夫曰　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至遂不知老父處　及此二事王氏所謂記繁而志寡者也　服虔以元為長韋昭以元為謚師古謂韋說失之按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為元理況一代更無稱元者歸乎田成子豈非謚耶韋說無妨

勝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始皇末年亡聚山澤者所在而是故陳涉一呼雲會響應亂固

不始于二世也特繼世者復加以昏虐益速其亡耳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至秦將章邯破之　總敘于此見秦已有必亡之勢

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豊　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寔一也按地里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作水者是也

秦三年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史記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

還至栗云云下乃云與魏將之軍并攻昌邑沛公盖與越再攻昌邑也

襄侯王陵降　師古以晉灼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之說為非按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別一人可知

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　羽擅以邯為雍王已

不守懷王之約矣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来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不許賊臣真能扶義而西者矣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至大破之藍田南　此即韓信所以破齊也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為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

非一當仍舊也

傷人及盜抵罪　覲注中服虔李竒解抵罪之義則盜亦當以贓之多少科罪今法惟竊盜計贓强盜則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或恐過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注文頴曰是時關在宏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按地理志宏農郡有宏農有新安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當為宏農之新安也河南郡有穀成師古曰即今新安然則非漢宏農之

新安明矣潘岳西征賦注岳以元康二年五月十八日乙未自洛陽之長安二十五日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穀成去洛陽甚近疑非漢武徙關之地文頴注及後書郡國志更當詳考以求真是

二年拔隴西至繕治河上塞　拔隴繕塞關中安固而後東兵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既反暴政且益足關中食

施恩德至復勿繇戍　稍休息其民使有樂生之心

又略知禮教而後用之此當日蕭何治關中規模也

兵出無名 至 天下之賊也 天下苦秦并起亡之秦亡而復搆兵以争中原劉項曲直未有分也明其為賊而後民望在劉不在項天下洶洶皆知非以自利動非無名之師比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以五諸侯為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按韓王是韓信不當云鄭昌

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　越已有衆三萬故得
獨當一面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　史記書此戰
在六月立太子下此為得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　兩月再蝕與魯襄公二十一年同歷家云或此月
食在交前而次月復食在交後亦時有之後孝文三年
同按史記孝文本紀但書十月丁酉晦食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時關中大饑僅仰敖倉粟既為羽侵奪甬道滎陽即以乏絕不守其後劉賈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而曹咎等守成皋亦為漢所破矣

項王必引兵南走至破之必矣　項王既引而南不能驟為河北聲援取趙亦可以萬全矣　轅生之計即伍子胥所以覆楚也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

已舉燕趙則前所請益三萬人可收之以自將若盡奪其軍則張耳所非收趙地之兵豈足以東擊齊哉

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至佐彭越燒楚積聚　既奪信軍乃可分二萬人與劉賈助彭越絶楚糧道矣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之間按埶文類聚當作澗然以上文孟注兩城相對之説觀之則如字也

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章邯罪過於欣獨梟欣頭者

以其既降漢而復叛去故也

五年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誅羽以正君臣之義仍為發喪哭臨者嘗受命懷王約為兄弟故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羽死所畏惡者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端間不容髮者也後陳豨之獄使信被參夷之禍則于報功之義儉耳

義帝亡後至都下邳　仍以義帝為言終擊楚之殺義

帝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徙王驁疑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也

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　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則不獨以罪沒身始為官奴婢矣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周其來遠矣

燕王臧荼反　臧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最先反

六年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也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為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　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鄣郡義同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仍其舊師古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之説非也皇帝

本兼採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顔說出蔡伯喈盖据定陶恭皇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

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二嵗　大亂之後户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也

九年罪三族　按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産爲三族則注中張晏說爲是如淳說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如張說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至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用之則國家收其效彼亦無所妄覬矣

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失禮之始至韋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注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二年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至亡可蹻足待也

五代郭威之事近之

上尊號曰高皇帝　後世人主生上尊號不祥莫大焉

贊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漢之報本遠矣

漢承堯運至得天統矣　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紀眼目也

惠帝紀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以外郎為散郎按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鄭祖厲王似因諸侯王得立高廟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

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漸城之則民不勞費可給檢察可精漢初休息天

下事必有次第若此即國祚悠久之氣象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　諸侯王遠近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産子復二歲不嫁謫五算與武帝之口賦重困民産子輙殺者可以觀世運矣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五年九月城成明年六月乃始

起市其修敖倉是當時亦有兩都並建之意

高后紀取後宫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　名之名為皇后所産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吕從而為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

文帝紀願請楚王計宜者　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諫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　後書注云姚察云女子

謂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按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為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按此說近之又按昭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賜民百戶牛酒元紀初元元年夏四月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詔書獨繫以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

女子百户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説詔書曰河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縣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事不同

元年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按當為父後正謂嫡長耳顔注非其曰非巳生尤乖於理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　先建太子後立皇后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　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嬀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

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于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況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

唯中尉宋昌勸朕至官皆至九卿　高文二帝氣象雖不同其開誠無飾則一也

二年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周公留相伯禽之魯此其遺意

人主不德至災孰大焉　自秦以来不畏于天至文帝

始聞此言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無與革大事其簡如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煩碎矣

十三年令厘身從事至其除田之租稅　盡除租稅不可為經常蓋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行也

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　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

處北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卷景紀中三年顏注云廢后死不書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至次棘門

曰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　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按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也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史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斷自已葬之後矣　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顔師古及劉貢父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丈百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為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為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按元肅二宗之喪為二十七日見常衮議中

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貢禹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
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
是帝之為政不專于寬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勛受賂
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槩施諸下姑息成風
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
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于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
削略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貢父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于年終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二年令諸侯王薨至大行奏謚誄策　策者初封及除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　以腐贖死是則異于使無罪

幼童輕絶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後二年令訾筭十以上乃得官　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訾富指此訾筭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筭為郎耳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至請皆罷　自此乃一于儒術士始尚經學而揚于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

王臧皆下獄自殺　直筆
五年夏四月平原君薨　可不書于本紀
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按仲舒傳謂
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
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
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坐矯先帝詔非獨如師
古所云黨灌夫也

元朔二年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而不能絶淮南衡山之謀也

五年其令禮官勸學至學者益廣　其議本發于宏故先著詔書以章人君興起絶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　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圍單于至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　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

相償所以為良吏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豈展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

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可謚茂之為秀矣應劭所云避光武諱是也秀才所由命名則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頼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為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既曰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明前此不攺月固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為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更從識者質之　贊有攺正朔之文故師古云然

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謫者獨非民乎而使二十萬衆暴骨異域其不喪而僅報虐于子孫幸耳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幾遍天下矣書其所見辭微而顯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此籍馬為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按服說亦据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蓋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訛耳

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至何有加焉　但美其文德而不及武功末始以不改恭儉一語見意可謂微而

章矣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至辟疆守長樂衛尉　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閉執燕與廣陵之口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稍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至要斬　即成方遂兩書之以傳疑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此事得禹貢

甸服之本意可視年之豐嗇時時施行也

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輙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按其實則二也踐更即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

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于官官為給與久住之人也盖卒更即古者田賦出兵之制戍邊三日則仿力役之制為之雇更即雇役之法所昉

贊承孝武奢侈餘敝至戶口減半　武帝之失因事著見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乃歸長樂宮者懲昌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詔內郡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師古曰中國

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按此為兩得之今取士以文章而為緣邊設解額誤矣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於為人後之恩有加隆也

地節二年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至以傳奏其言

漢家氣象至宣帝復一變漸巳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至品式備具　久于其任則諳習

故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尚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詔曰父子之親至延尉以聞　此詔最得法意非前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原宥耳　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平居失于不教故坐之然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

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至課殿最以聞　令法監甄罪囚

管獄官有罰盖始于宣帝也

元康元年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至各二人　宣帝雖不甚用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

二年聞古天子之名至其更諱詢　宣帝因人有以觸諱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三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平帝元始元年始著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亡子而有

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令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蓋從來殊數也

四年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誣告人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按以震為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

三年起樂游苑　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宫皆自作廟也微眇時尤樂杜鄠之門故以杜東原為初陵而以樂游名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所容議中巳發其端待以殊禮則恩自天子出耳

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至何足委任　德教不可不純俗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操之術其天資乃判智愚也

元紀初元三年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至或進擢召見　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光禄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于宫中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餘意也

稼秋罷　如說為近稼秋罷不成文義

四年詔曰安土重遷至令明知之　法窮則變此詔得之

五年穎川水出^至^士卒遺歸　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農桑興^至^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此令

法農忙停訟所始

贊吹洞簫　如注簫之無底者按王襃頌曰原夫簫幹

之所生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以扶疏

是洞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博雅謂簫大者無底小

者有底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聲　從注中瓚說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

義先度而後被之于歌則應說為諦也

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顔師古以韋為韋賢按韋賢為相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

成帝紀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漢諸帝高祖宣帝光武興于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傳為字後世遂目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建始四年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

司隸校尉天子倚以清輦轂而中人得以殺之豈非禄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書于帝紀尊經籍也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王章不言為王鳳所害于體例不能一也

鴻嘉四年被災害什四以上至思稱朕意　如此則雖遇凶災尚可不至流為寇賊亦治標之善策

永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至萬錢以上一年　如此乃成國體安桓顏下詔書計金受官則市賈矣且安桓爵得至關内侯此亦不至甚濫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建始二年罷雍五畤至此始復而于後年總書之

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也

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太祖鴻業至其立欣為皇太子

以此詔文觀之哀帝背大宗顧私親其罪于是為大因此傷元后之心奸臣煽惑借以竊權國之將亡未有不基于倫紀不立者其微則又自成帝昧夫婦判合之重賤者得以色升自胎絕嗣并及宗社也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為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適相符會終成禍胎豈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　馮參有賢名而此時不固讓宜鄉之封他日傅太后修怨幾至覆宗亦

自昧其幾也

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疑不當有大字

贊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謂有其容爽其德也

哀帝紀田宅亡限至皆無得過三十頃　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蓋務以祈勝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

不為父母行服三年違禮于是馬廢其子寧者不過自
卒至葬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子寧三
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
政宦竪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
議行三年喪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

民 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二年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去定陶而直稱恭皇以太上皇為比也

待詔夏賀良等至宜改元易號 張衡謂讖起哀平則夏賀良其漢人内學之祖歟

平帝紀諸有臧及内惡未發至不以小疵妨大材 此莽羅致屏棄不齒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為巳用耳莽謂諸有臧及内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謂

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篡賊所求往往必于其類以為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奮効嗚呼以圖富貴一時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諭說江湖賊至送家在所收事　收事猶今編入里甲當差

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自周衰學廢至王莽復天下皆立學　官稷似瓚說得之

五年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至致教訓焉　時諸侯王

皆同編户民無足憚者然以十餘萬之衆慮諸劉相結起事故陰置其所厚黨於王氏斲喪公室者陰檢束之非教訓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出媵妾歸家得嫁者莽欲啗此奪孝平皇后之志賴其女賢耳凡奸人為一善事亦必為其私故可誅也

義門讀書記卷十五

義門讀書記卷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於魯衛至亦五侯九伯之地

左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兼有其地蓋班氏誤也若魯衛各數伯里則以方計之耳

被竊鈇之言　竊鈇事必出諸子書注中應說近之而

不詳顔乃迂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僞襃宗室侯及王之孫焉　王孫畢侯則近屬無不分裂無復大藩之可懼矣

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　例正而嚴

號謚姓名　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于下不思莽僞襃宗室居攝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者也況此表自孝昭以訖哀平前此者安能曲

傳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陸德明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並稱

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一人為限注孟服二說皆失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將帥受爵至續元功次云　以應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續元功之次也元功即指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至是以別而敘之　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續前二表之後故別之為恩澤也廣博言其濫

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　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天子六卿大國三卿猶之大國三軍半于天子之六軍也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

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按

宋時以太尉為武官相呼通稱本應氏說

奉常奉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為急故太常有專責也

郎中令奉官至更名光祿勳　當從注中如淳說勳讀閽令閽越間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亦以在宮門內耳

僕射奉官至有主射以督課之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

矣秦官不徵諸漢書乃反附會周制耶以射為讀如夜音者尤謬

宗正秦官至更名宗伯　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為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為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宗正亦謂之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說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說與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為秦官

中尉秦官至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黄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

衣衛指揮使為大金吾以所領官校御仗中持此云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至舍人　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則賓友也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　御羞與禁圃連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為近不得如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

如師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

元朔五年不書列將軍　按此年長平侯衛青為大將軍不書脫漏於三劉後也

元狩三年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按史記表湯為御史大夫在二年此疑誤

古今人表　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謂不表今人其書未畢故也恐非

而諸子頗言之至故博采焉　此班氏以史遷但考信六藝猶有疎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人也

禮樂志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注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然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如五行志劉向傳言高宗百年者非一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怨刺起人表注以為懿王時

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按周樂在魯故制

氏猶傳其聲律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按有曰字為是蓋相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曰本舜招舞也義同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按武帝始立樂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

采詩夜誦　師古曰其言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按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為不可宣露哉下文云

皆祠至明蓋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于天神地祇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童也

西顥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續猶嗣續也不曰登新而曰續舊善言天地生物之心矣

元冥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書所謂朔易者其義如此

丞相匡衡更定詩六章　詩甚凡鄙乃欲更定相如輩所作不自量矣

天馬以下十章　天馬之歌雜以析酲之語臚于郊祀其如樂何

景星空桑琴瑟結信成　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祀地示所奏也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至 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後之作史者於本朝制作能昌言以折其衷若此者罕矣

刑法志一同百里 至 是謂千乘之國　百乘千乘惟此

及康成注周禮為審宋儒以百里出千乘後人并以十里出百乘謬矣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至修武備云　七語中括盡一代兵制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至帝王之極功也　此兼為建武以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歲時不講肄武備言之

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至用重典者也　志中雖

序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盖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鞭朴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免衰世敝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畧而於蕭望之傳中駁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

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此平刑之本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三者實相為表裏

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主於平刑而又必得其人斯民實被其澤非徒為寛柔姑息縱舍有罪而已

其減笞三百曰二百至畢一罪乃更人　隋行新律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大小皆有程式蓋亦本此　今行笞五則更一人宜禁止

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　選張釋之為廷尉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大書治亂得失以為法戒非獨文章照應之法

上罪梏拲而桎　即所謂身親三木也

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　按今俗頗有此弊然盜

得財而未傷人者戮起意一人而流宥其餘固得古人用刑之意專殺者必有報虐之隂禍不可不戒也

食貨志農民戶人巳受田　周禮載師注引此作農民戶一人巳受田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之國學為少學不敢擬天子之太學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以下不過戰國權宜之計又李商末流也以術籠取

富民使粟入於官錢歸於農苟便目前詫為兩利數年之後爵不足重富亦無餘雖修賣爵之令應者漸少至於裁價招民國體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丐奪而告緡鹽鐵之徒出矣洪範傳說有作為姦詐以傷民財豈非晁氏作法於貪乎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爵囿及惡德可以入粟得之人主礪世之柄去矣况復入粟郡縣不顧其後乎以中鹽變易賣爵明制為最善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誘民入粟而勿收其租豈非欲取故與朝三暮四之術乎是故漢文之除租不如三代之什一也

延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至宫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自高帝以來儉素之美至景帝稍改前此五六十年未甞以天下為樂也漢祚之長安得不差肩三代乎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固其變也　人人自愛以下管

子所謂倉廪實而知禮節也於是罔疏而民富以下孟子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之弊也禮義不明則淳厚之俗未幾而散故霸者之治易興亦易衰難以維持經久也

見税什五　如今者計所收彼此均分吴地賦重則有不止於此者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　以人輓犂似始於此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至　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此即後代和糴所本

二年齊地饑至毋與民爭利　常平倉猶微寓損上益下之意何謂與民爭利此諸儒毀所不見耳穀石三百餘正為常平法但行於邉郡關東未遍也

漢氏減輕田租至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王莽亦仿董生之意而不度時宜行之過當遂擾天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　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

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

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此中即兼寓歛散民粟之術矣

公孫宏以宰相至然而無益於俗　奉已而不在民所以無益於俗也

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

式既在位至上不說　卜式始進不正一旦更弦誰能

聽之

不敢言輕賦法矣　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元世祖不師此意而承襲趙宋之會子金源之交鈔亦不善變法矣哉

樂語有五均　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

逆来振乏救窮其樂語之所本乎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師古曰宗宗人按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

人家宗人

禋于六宗　師古以乾坤六子之說為是按六子乃所

畫之卦象豈可指為六神乎天宗三地宗三則與下山

川重複要之孟說為長

設射不来不来者諸侯之不来朝者也　史記作設射

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来者也徐廣注貍一名不来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

記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據史記刋正者甚多

不止七十之為十七也小顔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

及博求是正耳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至不可勝數也　此一段是秦

漢淫祀根柢亦此志之樞紐也

薄山者襄山也　襄山當從史記作衰山揚雄河東賦

爪華蹈襄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仲馮曰二十八宿既已備

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衍字也按參即曑字謂三辰也仲

馮誤以參昴當之耳

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　無黒帝者秦自以水

德當其一也

以為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　河決豈佳事

而云水德之符乎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作廟以祠五帝黷禮甚矣賈生而用妄人無稽之說豈非不學之累乎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此人主自改元之始不祥莫大焉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　解即祓除也張晏說是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令人謬以少翁事為李少君誤始於長恨歌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至曰狩云　自改元已非而又阿

訣附會之漢廷亦可謂無人哉

欒成侯登上書言欒大　按功臣表欒成侯爲丁義元鼎五年大坐誣罔腰斬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此志作登互異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此天子女亦稱長公主以衛主妻大者令爲親屬如大所言也

皆嘗鬺亨上帝鬼神　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按鬺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

香兩反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封君七千當如注中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為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斷斬之說凡進邪術異端未有不欲假此以竊刑賞二柄者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遇　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百餘歲即後言非少寬暇神不來之意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至天其報德星云　以彗孛為德

星紀一時阿諛蕞以明封禪無益也

明堂中有一殿至名曰昆侖　依古名而其制度之不經若此

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至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　後世郊祀之禮稍存古制者貢匡之所貽也

天地以王者為主　此語乃參贊之本中庸之藴也

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梁晉秦荆之巫不當罷

家人尚不欲絶種祠至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以子政而為此言學固不可雜耶

莽遂崇鬼神淫祀至語在其傳　以莽事終之者懼東京之主有藉口法祖宗復為武宣之淫祀俾其鑒於莽也

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　今西人竊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

為古人之誤則又妄矣　孟康注水生於金一語亦失本義在地成形莫大於水故聚精而成河漢之象耳凡星皆金散氣何以上云其本曰人不曰其本曰水乎

長庚至天睲而見景星　天睲而見景星當屬下條

五行志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

令高廟不當居遼東至於禮亦不當立　此貢禹匡衡罷諸廟所本

視親戚貴屬在諸侯 至 承天意之道也 此即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者董子亦幾得禍以故言不可不慎也

劉歆以為金石同類 此邵子金生於石所本

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 至 通儒以為違古制 五行傳本向歆故絀毀廟之議

過河陽主作樂 河陽當如外戚傳作陽河注家未及并此舉正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氷至欲以說下　此乃由臣下殺不時之象非為行寛緩也

書序又曰　五行志巳引書小序則孔傳乃真西漢古書耶

河平元年四月巳亥晦日有食之至月同孝惠　孝惠時以十月為歳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固不同也

地理志堯遭洪水懐山襄陵天下分絶為十二州　言

十二州者此最為得之經師相承以為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厥田中下賦貞　師古注州第九賦亦正當也按賦乃與田正當不謂與州也鄭康成曰其賦中下其不曰同者避乃同之文

浮於淮泗達於河　河讀作荷說文荷字下注云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

滎波既豬　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泆為滎非水名

東為北江入於海　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遂為北江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為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為謬妄顏氏削去得之

錫土姓　師古注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為姓按因以為姓所謂以國為姓也

攺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

周禮注此州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梁屬於雍猶幽并之屬於冀也

[illegible]曰五湖　師古曰五湖在吴按具區在吴既為藪則五湖不專在吴明矣

京兆尹船司空　百官公卿表都司空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罰作船之徒役皆在此縣也

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　范煜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蓋左馮翊治長安城中故左輔都尉治高陵也

太原郡有家馬官　後漢咸宣傳云衛青充使買馬河東太原家馬官其以此時置耶

河内郡温　續書郡國志温下注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孟堅不載豈為此耶

陳留郡濟陽莽曰濟前　東漢光武生於濟陽官舍莽更名濟前其北也

汝南郡慎陽　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後誤為慎耳今猶有真邱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今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誤以水為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慎故

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　恒山有北谷即飛狐口後

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

勃海郡南皮　莽以南皮為迎河亭殆因書有同為逆河之文故并以是名郡也

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　東漢光武名秀禾成則秀莽之更名若兆之矣

平原郡阿陽　按外戚傳注當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阿陽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斟尋今斟城是按斟尋當在河南瓚說是也既云太康居斟尋桀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之都乎應說因下斟縣而誤

琅邪郡柜 根艾水東入海莽曰祓同 根水經注作柜縣或以是得名縣西南有柜艾山莽曰祓同四字疑祓下注誤入柜下

丹楊郡丹楊 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按左傳子革曰熊繹僻在荆山則云在枝江者近之蓋丹水之陽非此丹楊

也班氏誤

黝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　蠻夷字誤按羅願新安小志蠻夷中蠻中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

廣漢郡涪　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與剛氐道班注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互異疑有誤

巴郡墊江　墊許氏說文作褺從衣不從土此傳寫誤

朐忍　朐忍字書作朐䏰朐音蠢與顏異說文有朐字無朐字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為之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譌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下耳

允吾（莽曰修遠） 允街（莽曰修遠） 兩地屬一郡不應有兩修遠疑注中有訛字允吾注修字監本半刻為食字豈飭字耶

五原郡西安陽 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

後郡國志西安陽北有陰山注引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

漁陽郡雍奴　水經注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為樂浪元菟臨屯真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真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二郡可以意

推也

南海郡中宿有洭浦官 按此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州湞陽縣西南有洭浦故關

日南郡比景 比疑讀為背䏶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巳下言身所庇也見水經注

趙國邯鄲 後書光武紀注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則張晏注中衍一鄲字

中山國北新成 河南有新成故此加北

河間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按兩河當即指滹沱河
滹沱別河言之
長沙國攸酃　訛以攸酃二縣為一脫音攸二字注直
書攸作攸北宋小字本上音攸二字在音鈴下則皆孟
注也
韓地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所
謂儀百物也
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

新昌　北新成屬中山國非涿郡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雖仁賢之化亦以簡而嚴故齊地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故漢三服官在齊其一在陳留之襄邑

其中具五民云　賈於其地者多故有五方之民

吳地謂虞仲夷逸　師古注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為一人

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　自下衍太伯二字

粤地其君禹後至云封於會稽　西漢會稽一郡吴越共之故前以會稽為吴分此仍叙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

溝洫志禹堙洪水　堙之者鯀耳

同為迎河入於勃海　臣瓚注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按更注勃海者當在周定王五年河徙之時若始於元光二年則下不得云復禹

舊迹矣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　多鑿井則可以灌溉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漸非若大役難興也金史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規畫水田部民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

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邳沂則
仿井渠而有效者也然井非極深亦不能蓄水
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至不離此域　古說九河在
沇之境不在冀東據沇有九河既道之文也然禹貢又
言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大陸即今鉅鹿又迤而北
其非沇境可知許商謂其三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者
是也惟其北載之高地又分泄之使不盈溢則沇居下
流可以無被泛溢故原本九河既道為沇地降邱宅土

之由乃互見之文施功實在冀州東北包舉於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之内耳　按杜佑通典以魏德滄三州屬古兖州舊疆則九河之地實在沇境大陸又北於唐為德滄二州於今為河間府之地也

按經義治水有决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二語不愧明禹貢

蓋隄防之作至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　商周行水皆法禹之智不立隄防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至迺無水災　禹疏九河所以防
猥盛放溢之患蓋以河復受東北諸水非一道所能容
播之為九則清濁可以分流即空下流近水之地勿為
官亭民室之意若入海則止由一道然後能括除成空
而無貯淤之患故經云同為逆河入於海此四人之說
當合而用之乃盡治河之要而關並韓牧王橫三條考
其實則止為一說今若能仿此意而行則河可免百年
潰決之患至於入海之道但當隨其所向專注一口閘

議者乃不廣其容水之區徒欲多穿入海之空其毋乃兩失之乎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此即近代刷沙之說所本也

藝文志於是建藏書之策　文選注載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即此所謂藏書之策也

易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前叙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凌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彦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惜乎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注中韋顔説皆出於鄭康

成禮運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宋儒朱子取注中攢說以下文求之固皆謂儀禮也

春秋世本十五篇　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

小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字書當以此六者部分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今訛字必飭行蓋其遺意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

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八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純皆未覈論至此爾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謬甚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誤以武為湯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托之書皆入小說弗為弗滅斯舉東矣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之上而介於壽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不知始於何時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義門讀書記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　濤

義門讀書記卷十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陳勝傳趙王將相相與謀曰至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謀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令假王驕至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吴廣　田臧誅吴

廣而敗項籍誅宋義而勝材固殊也

項籍傳廼教以兵法至又不肯竟　藝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而縣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蓋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往来奔命卒為人乗其罷而踣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廼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至擊秦軍汙水上　鉅鹿之役與昆陽不同昆陽衆而不整天

人交助致死一戰蔡師奔潰鉅鹿則秦將習兵長圍先合當陽君蒲將軍雖小挫其鋒未有所損也苦戰至九絶其甬道而後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縮王離偏敗始解鉅鹿之圍楚益進秦益却復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萬衆克敵之難蓋亦古今僅見也　蘇角當是章邯裨將此役當合陳餘傳觀之楚人既連勝并破章邯於是諸侯亦皆縱兵擊秦乃虜王離也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殺義帝予漢以東兵之端

於是田榮弟横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　田榮首難且連彭越横又繼之為髙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

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至南從魯出胡陵　羽不急爭關中者以漢去彭城逺齊梁逼處也故擊田榮則留久而漢入彭城擊彭越則再行而漢破滎陽東鶩西馳使漢得乘其敝不知輕重先後故耳

廼為髙俎置太公其上至羽從之　此事獨見之羽傳得體

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　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為次將被以魯公號正以正楚君臣之分終擊楚之弑義帝者之實也

陳餘傳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　徙民夷城恐兵去而還復為趙守也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　高祖嘗從耳遊高午故等夷客也是以怒

田儋傳還攻殺濟北王安　項羽傳云彭越擊殺濟北

王安誤也此云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桑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

韓王信傳　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見史通按信都之信與申同然則當讀為平聲與淮陰侯名異也小顔功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增世貴至不能有所建明　處平世事英主大抵用此術蓋又張安世之次也

韓信傳請言項王為人也至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

信用兵古今無及者然不過知彼已耳

不聽廣武君策至乃敢引兵遂下　或問使陳餘果用廣武君策信必不敢遂下將如何曰留張耳以牽綴之東兵取燕統出其左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至立漢赤幟二千　此即廣武君兵法用之於對陣者也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　古今不出此語

彭越傳廼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將兵者雖拜越為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布兵既破乃間行歸漢今方全有淮南南面稱孤安得預要之杖劍歸漢劉氏寓言之疑為不徒也

吳王濞傳方今為將軍計至破吳必矣　鄧都尉之謀即師高祖破黥布之餘智唯以梁委吳則因乎當日之事勢也

楚元王交傳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按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不用麴也

德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起居無狀即丁外人私侍蓋主事中冓之醜故御史劾以誹謗

向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

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此向字當作更生史駁文下太傅韋玄成至更生坐免為庶人　貢公共劾更生亦平生之累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飛龍以喻賢人師古以為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此後儒釋經之固亦非向引易本意

歆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脩左氏春秋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

立左氏春秋是以推賈生

外内相應　内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學

以陷於文吏之議　脅以吏議則反淺矣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至後事皆在莽傳　載其改名於哀帝之時所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卒為王莽所殺不得以佯愚忍垢志存匡復為解也

贊劉氏鴻範論至古之益友與　多聞指上鴻範論七

略三統歷譜言山陵之戒指明梓柱則加以直諒也於今察之謂赤眉之亂無不被發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之而獨申言向之直諒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季布傳布果大怒待曹邱至布乃大說　既為俠則其交必雜此曹邱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弟季心至聞關中　漢初游俠之威季布衣盎扇之也自田竇既敗公卿不敢致賔客遂多閭里之魁矣

欒布傳於是嘗有德厚報之至號曰欒公社　至於燕

齊之間皆為立社則其為政必有過人者不忘恩怨乃小疵也

田叔傳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欒布再為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

贊及至困戹至其晝無俚之至耳　季布能死則君臣之義震耀於千載之下區區為一時名將何足以方之槩以婢妾賤人者是讀論語而未明孔子之本意者也

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何廼給泗水卒史

以乃字觀之則何因事辦乃得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也

何進韓信至使給軍食　進韓信是謂致賢塡撫該養民之事諭告使給軍食則收用之事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史記作發蹤洪景伯隸釋引漢碑多以縱為蹤辨顏注為非

曹參傳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居敬而行簡儒者何

嘗不清淨乎

擇郡國吏至即召除為丞相史　謹厚長者其為治乃能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贊何以信謹守管籥　酇文終侯以信謹武鄉忠武侯以謹慎一代宗臣之家法也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　注中晉灼以為海神可備詩料乃因老父為黃石復訛倉海君是海神也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竪易動以利　沛公後以陳豨將為易與猶良故智也

漢王下馬踞衆而問曰至楚可破也　固陵之議搉與於下邑矣

因舉燕代齊趙　代宋大字本亦誤作伐此顯誤非班馬異同處當刋正

酈生曰昔湯伐桀至楚必斂衽而朝　此項羽之所以敗者所謂老生之常談也自齊桓晉文以来巳四百年

豈有拘守此轍有混一之規反紛紛樹兵乎

周勃傳上廢栗太子亞父固爭之至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乎　亞父非唯真將軍乃真宰相也

樊噲傳從擊秦車騎壤東　此秦字當為雍史駁文

酈商傳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寄欲取平原君姊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按外戚傳武帝即位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則

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為與注合寄欲取之葢溉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為皇太子已三年矣

周昌傳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至乃抵堯罪

趙堯擿昌而代之位自以至巧不知其禍乃伏於此所以為刀筆吏之智哉

酈食其傳臣聞其下廼有溉粟甚多　聞之中州人云秦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故曰聞其下乃有藏粟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此似後人依托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魏王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無事距守壺關近太行之道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濶遠

婁敬傳廼營成周都雒　至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周公營洛止以為朝會諸侯之區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

之說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著都洛之非便則易以入耳矣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至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至武帝乃使衛青奪取其地為朔方郡

叔孫通傳號稷嗣君　稷嗣君當謂如六國時稷下也注中張晏說非髙紀載孟康注以為邑名者亦非獨徐廣注史記得之

臣頗頗采古禮與泰儀雜就之　此言亦未可盡非

淮南厲王傅大王欲屬國為布衣　屬國當謂傅國於子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至何益禍敗之至哉　此真妖言橫議非所謂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比

游曠迥兮反亡期　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非也乃高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文者指上宛頸折翼若為其萌兆耳

萬石君石奮傳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至上史記有吏字若一時有十三人為二千石慶安得

全

周仁傳溺袴期為不潔清　為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

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

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至何必懷此都也　但以

自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注顏說贅矣史記

故作辜文義尤明般者盤桓不去謂未能遠乎濁世即

下懷此都也當從蘇音作槃

病非徒瘇也至蹠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如此則數傅之後文帝子孫亦日蹠矣又將發憤於蹠戾乎數言似昧大體

惠王當作哀王文帝元年薺哀王薨子文王則嗣故曰今之王者兄子之子若惠王乃文帝親兄也前人皆不覺其誤

通鑑惠王下有之子二字正與前親兄之子句相應刋本脱誤耳

爰盎傳陛下居代時至故病死　盎之所言縱横抑揚

雌黄在口所謂佞人亂義者也

郎署長布席　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子幸署也如淳注恐非

亡何　猶言亡問也對上刻治句

吴楚反聞至宜知其計謀　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反聞既至錯不亟亟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朝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公辛有親吾不足累公　盎艱嶮中有此語人所以爭為死

廼之棓生所問占　秦時棓生景帝時猶以術自食

鼂錯傳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為將者必先使卒服習器用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言得地形者蓋當文帝之時去創業未遠沿邊之郡士皆習戰特不知險易異備故中國長技雖多而不能以長制短皆昧於地形使之然耳得地形則險易異備者可講

盡中國士卒器用之長匈奴惟我所制矣此巧拙之門所以首論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至有背畔之心　恐文帝懲秦戍卒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白然後議者不得而撓之也

以計為之也　計為之言自計亦為利而願為之也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孟堅蓋亦不滿斯對言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　錯此舉亢而踈其不敗幸
矣學刑名而不先自律於無過耶
誠令吳得豪傑至故相誘以亂　當文景澤被海內之
時而反誠豪傑所必不為蓋言知大計非徒一時為訣
以投主意
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至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即
敘鄧公語為斷案
公卿言鄧先　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師古以鄧先

為先生者是也

汲黯傳至如見黯 至 其見敬禮如此 自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之際也

公為正卿 至 而公以此無種矣 紛更高帝寬大之約束而以嚴急苛細繩天下使民犯刑不已迫而為盜故罵為當門誅無種也

大將軍青既益尊 至 遇黯加於平日 武帝元舅猶為

揖客況大將軍以后弟暴貴毋此亦非如袁盎之徒色莊以取名一朝故衛青敬信之也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　懼梁楚之間有變以黯鎮定之耳此固重寄也

賈山傳又為阿房之殿　阿房注中後一說近是然史記始皇本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并近也之解為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

址也

鄒陽傳懸衡天下　注中如淳說正與下句詞義相屬宜從之

然則軻湛七族　監本亦無荆字以注尋之是也不必以史記添補

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至徙封於淄川　公孫玃事與鄒陽相似牵連書之

枚乘傳禍生有胎至先其未形也　時吳王初怨望故

以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若所欲為而長禍胎者也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為而絕禍胎者也石稱文
量則深計得失之全言諸侯反天子從逆必凶不可區
區較量形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為福
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至 願大王孰察焉 前篇儒者之文此
作迥別高下劉攽以為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

臯奏賦以戒終臯為賦善於朔也 奏賦戒終有詩人

之則非徒俳倡嫚戲也故云善於朔

路温舒傳廷尉光以治詔獄　按百官公卿表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注云解光誤也解光成哀間人仕至司隸校尉亦非廷尉也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霍光既摧上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改前世之失者温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

當以杜延年黃覇傳中語叅觀之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霍山言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田蚡傅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宫至而免丞相嬰持之太廹往往難作此亦沾沾自喜之效也

而嬰失寶太后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一念所激相毆致禍此自喜多易不知時變而妄動之鑒也

灌夫傳夫不好文學至橫潁川　以夫所行雖廉潔無玷猶將不免况自蹈於法所必取乎

兩人相為引重至恨相知之晚　嬰與夫以氣合亦勢交也雖無田蚡二人他日或偕復得志轉以爭權利相傾軋耳

夫愈益怒至語侵之　不以服解前何恭遽怒且侵之

後何俗進退無據欲為好而反致郤與魏其之強夫往賀一也

魏其子嘗殺人至由此大怒　嘗讓相位又活其子田於何有不饜其欲耶當此時魏其特恥於以勢奪之乃其身固未能超然於勢利之外則因所處盛衰以為屈伸者所以自保而待彼之衰也惜其慕儒術之粗不學黄老耳

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安國行五百金於

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竇嬰外家故繫宗正屬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　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至欲殺之竟死　史記注徐

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司馬貞曰按武帝四年三月

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雖以十

月為正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

罪棄市續書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但誤以

四年為五年且云十月十二月皆是也司馬貞之勘校審矣

迎安霸上謂安曰至厚遺金錢財物　蚡為太尉多受諸侯王金私與交通其罪大矣然安之入朝在建元二年武帝即位之初雖未有太子而春秋鼎盛康强無疾身又外戚非王誰立之言狂惑所不應有疑惡蚡者從而加之

韓安國傳從行則追脅至人馬乏食　此老謀而深見

兵勢之語

安國為人多大略至皆廉士賢於已者　唯具素貧故捐廉恥而以五百金遺田蚡也其能舉廉士殆亦因當世所取舍耳

安國既斥疏至會其病卒　安國將相而顛墜壺遂亦將相而病卒事適符合故於安國傳末終言之亦悲其命也深中謂存心深厚

贊然嬰不知時變至待時而發　太史公既云皆以外

戚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區分兩人賢不肖尤核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實事求是　四字是讀書窮理之要

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凡經獻王皆立博士此二者以王朝未立其學故特著之也博士謂毛公貫公

王身端行治至宜謚曰獻王　獻王策謚之辭褒崇若

此五宗世家注中杜業之語知其無稽

後元怒少史留貴　少史即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中山靖王勝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一篇　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日辭令也

李廣傳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至恐亡之　昆邪乃可謂愛材矣按公孫賀傳北地義渠人賀其孫也

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以此事觀之廣之器

量固不過終於偏裨矣

故怒形則千里竦至數歲不入界　怒形則千里竦言當使敵國畏之如是報忿除害報盜邊之忿而大創以除民害責其立功自贖毋徒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之以快忿也及匈奴數年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遂不復問斬尉事

廣出獵至終不能入矣　呂覽精通篇云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與此相類豈世因廣之善射

而造為此事以加之歟段成式亦已疑之

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是孟說仍音所角反則讀數為本字者非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按廣失道非喪師也軍曲折上衍失字史記無後見白廷玉湛淵靜語與予意同

李蔡以丞相　至當下獄自殺　先敘李蔡而後終李敢事

李陵傳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

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以圖為信也浚
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
云在武威塞北跡矣
軍居兩山間　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遮虜鄣在居延
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至母弟妻子皆伏誅
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
先後不同

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衛律為丁令王使人盜之以困武冀其終降以分謗也

王必欲降武　時陵為右校王故因其稱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節者也

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至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陵之降則書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媿武傳末則係以圖畫形貌列於方叔召虎其為勸懲也至矣

自丞相黄覇至以此知其選矣　極淋漓之趣

衛青傳青至籠城至惟青賜爵關内侯　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明年青復出雲中至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出雲中則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敞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瑕紓患是役爲得勝算矣

令青將三萬騎出髙闕至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怨漢兵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走右賢王終前功也 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㒸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至犇降單于 趙信為前行雖與右將軍并兵後繼未至故衆寡不敵而敗

閎安曰不然至不當斬 閎安議是

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至不亦可乎　青語固保身之法於將略則非也將但當明功罪所歸使建果當斬何嫌於專戮乎

霍去病傳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將字衍史記無之

是歲失兩將軍至青賜千金　於此傳中終青與蘇建事

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至所殺亦過當　兵勢分

則易敗是役票騎西出北地幸士馬精故得無敗然詔書稱其能舍服知成而止則不過疾略遄反非能有力戰之功也東出者為左賢王所圍雖名將幾没匈奴中矣

去病乃馳入至盡將其衆度河　此舉寔有膽智生平之功最大

去病始為出定襄至今青出定襄　代郡雲中皆直單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反遇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徙非

故所居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捕虜所傳者不同是役若二將合兵票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幾可獲矣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此五千騎乃遊軍也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至西北馳去　時單于止以精兵待幕北與漢兵多少不相當漢又未罷戰必不利漢已縱左右翼繞之不去必為所取故冐圍走也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　云得匈奴積粟食軍明所齎糧亦已盡故留一日即還此不能深入久留之驗也下詔書言票騎之功亦云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絶蓋絶幕深入車重必不相及輕齎有幾其得敵糧乃所謂天幸不困絶耳後之行師者慎無自犯此敗危之道哉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　青出塞千餘里追單于又二百餘里而歸而去病出塞二千餘里由力戰深入之士

皆屬之也

兩軍之出塞至不滿三萬匹　票騎太深入則東軍馬死且盡也　書馬死之多所亡士衆可以意求此史家隱顯互見之辭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荅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即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

起冢象廬山云　廬山當作盧山匈奴傳楊雄上書曰

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文彖祁連山例之自明

趙破奴傳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 戾太子傅太子未斬江充衛伉先坐巫蠱死

贊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 至何與招士 此言得之其言主父偃滅宣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也武帝雄猜拔擢一人必欲恩自已出丞相猶不敢薦士況為將握兵者乎

董仲舒傳下帷講誦至非禮不行　可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有漢一代醇儒矣

永惟萬事之統　統紀也總也注釋爲緒者非此處本意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

春秋深探其本至而王道終矣　治亂興廢在已而德教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自至先王所由以適於治盡乎此也

設誠於内而致行之　不誠無物内多欲而外施仁義

必無冀也當與汲直之語參觀

選郎吏又以冨訾　漢初訾十筭以上乃得官景帝後二年更令訾筭四得官詳見景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至可得而官使也　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輔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儲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

廣

盖聞善言天者至必有驗於今　四語荀卿性惡篇之

文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至然後謂之君子　此數語於致知立志居敬力行無所不包

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董子所謂知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昭烈遺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其天資之美合乎此矣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

下句讀貢父希元之説並同似宜從之
夫天亦有所分予至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上之人去其好利之心以為立教之本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當世之務孰先於此此武帝所當虚心以改去其多欲而後仁義可施者也其止言正百官以正萬民猶孔子對哀公言在下位之意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至安能避罪　平準書酷吏傳相為表裏始終數語該之矣

令師異道至民知所從矣　謂放黜黄老申韓之說而專以仁誼教化為治也　揚子法言反覆數千言不出此數句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　公孫弘傳少為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贊至向曽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劉歆末路披猖班氏恐言以人廢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

義門讀書記卷十七